

一 他 乡

虽然是午夜 吹来的风仍然是热的 半轮弯月 繁星点点。

的士驶在新加坡樟宜机场到城区的公路上，路边苍郁的热带树木在的士的疾驶中，飞快地向后掠去。

林枫和张辛坐在车内 两人刚刚从中国上海来到新加坡 他们是到亚南造船公司来工作的。出国前 林枫在一家电气设备研究所工作 张辛在船舶研究所工作。为他们办理出国手续的劳务公司告诉他们，新加坡的中介公司将派人来接他们。他们晚上十一点下飞机 可是等了一个多小时 仍未见来人踪迹 不禁生出一种异国他乡的无助之感。人地两生 此夜何处安身呢 两人商量的结果 还是决定请的士司机送他们到一家旅店安身。

车子停在牛车水附近的一家旅店，二人谢过司机，带了行李，要了一间双人房间。

冲了凉，已是两点钟了，到新加坡的第一夜就将在这里度过。好在还可两人为伴，聊解募然而来的孤独之感。

明天会是怎样呢？

清晨，白雾霏霏。

林枫与张辛住的旅店 位于牛车水中国城的东侧 很早 外面的喧嚣声就打破了宁静。两人起来 吃了早点 就打电话到中介公司。还好，中介公司一位李先生接电话，答应十点钟接二人去亚南。去向有了着落 二人心里踏实了，一同出去走走 看一看异国风

情。

牛车水的中国城比新加坡的其他地方更具中国特色。一早上卖早点的、海鲜的、蔬菜的、肉类的熙熙攘攘使人有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，夜间的那种强烈的异国他乡之感减轻了许多，新加坡到底是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国家，到处可见中国的传统和习俗。两个人边走边看，欣赏这异国却又似曾相识的风情，约十点钟回到旅店。

李先生来了，他说：“昨晚我曾去接你们，没有接到。”

“怎么会接不到，我们到处找，找不到人。”两人狐疑，但也不好说什么。

到了亚南，李先生领着二人来到人事部，一位冯小姐接待了他们。简单的寒暄之后，她即着手安排，先是借给每人五百元钱，作为临时用度，直到发薪水。再安排司机送二人到住处。冯小姐告诉他们：“这住处由公司免费提供两个月，以便给你们时间熟悉环境。两个月之后，你们就要自己找房子住了。”

这是一套四房室的房子，三间卧室，每间大约十六七平方米，一间大厅，约二十平方米，一间厨房，两间洗手间兼浴室。可以算作宽敞、设施齐全的好房子。

据冯小姐说，这套公寓共居六人，他们二人居一间。

二人美美地冲了个澡，躺在沙发上聊天，聊着聊着就睡着了，昨夜睡得晚，今晨又起得早，倦了。一觉醒来，已是五点多钟，二人起来，出去吃饭。

初来乍到，地理不熟，两人兜了一个圈子，才找到就近处的一个食摊群。

二人回到家里，已是七点多钟了。坐了顿饭功夫，听到门铃响，知是同室回来，开了门，进来几位皮肤黝黑的人，都友好地笑着。二人没有思想准备与不同国籍的人同居一室，以为既然自己是中国人，人事部当然安排与中国人同住，因此不觉吃了一惊。简单地交

谈之后，林、张知道其中两位是印度人，另两位是孟加拉人。他们也是亚南的员工，比自己早到半个月；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也都是工程师，到这里来和自己拿同样的薪水。

大家为林、张二人腾出一间房间。简单地收拾之后，二人安顿下来，一人一张床，另有两个衣柜存放衣物，一只床头柜，还有一张写字台，两把椅子。房间有独用的洗手间和浴室，生活条件蛮不错。初到异地，还能苛求什么呢？

两人带着未消的旅途劳累，生活转变时接触新事物兴奋之后的疲倦以及对新生活的憧憬，进入了梦乡。

清晨，两人被一阵铃声惊醒。看看表，六点十五分，他们被告知早上公司的班车六点三十分到达他们住处的车站，必须赶上这部班车，否则就会迟到。两人急匆匆爬起床，刷牙、洗脸、着装，跟着四位室友来到车站。天仍然是黑的，天际边露出一线微明，天边的苍穹点缀着几颗星星，一轮残月挂在天边。整个空间透着一种凄静，夹着热带特有的潮湿气味。道边热带的树木枝梢在晨风中微微摆动，树叶轻轻作响。人人脸上带着起早床特有的混沌。

林枫不禁想起了柳永的词：“今朝酒醒何处？杨柳岸，晓风残月。”从今日始，大概每天都要领略这“晓风残月”了。

林枫和张辛被分配到生产部的电气部门做督工。

第一天来到车间，早上上工前集合，二人一看，下面一片都是黝黑的皮肤，穿着黄色工作服的工人，很难分出谁是谁来，二人不禁觉得有些好笑。只有最左面一排是黄皮肤的。看来这些人就是他们的管理对象了，每天要和他们打交道。

部门负责人凌学吾介绍说：“这些工人都是从印度和孟加拉招来的，左边那排是华人，有从中国招来的，也有本地人。”

早集合后，其余的人都上船工作去了，凌学吾领二人到办公室，分配给每人一张办公桌，并告诉他们，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管理工人做工，监督工程进度和质量，协调承包商的工作；船厂人力不

够，很多工作都是包给承包商的。还要负责解决施工中的技术问题。

他又告诉他们：“原有管理人员多是本地人，没受过多少教育，是在船厂做了十几年、二十几年被提拔起来的。这次因为新承造的船只自动化监控程度高，先进的技术需要有更高文化程度的专业人员来做，所以我们部门的老板特地从中国聘请你们来，弥补人员结构上的缺陷。”

张辛问：“你不是我们部门的老板吗？”

凌学吾摇头道：“我不是，我上面还有一个生产部的副经理负责我们电气部门，他是执行人员，权力都在他手上。”

听了这话，二人不禁有些失望。短短的接触，他们觉得凌学吾文质彬彬，说话和气，很好相处，暗自庆幸有这样的一位好上司。现在听说老板另有其人，不觉多了一层忧虑，不知会碰到一个什么样的老板。

张辛又问：“我们老板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他叫曾志发。”凌学吾说：“这几天他不在，你们先看看图纸，熟悉工作，等他回来安排你们的工作。”

林枫和张辛每天早上看着工人上船，到十点钟茶休时间下来的时候，每个人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，辛苦程度可想而知。

办公室里有一只电热咖啡壶，据人说是凌学吾拿来给大家用的，每天快到十点钟，他们就按凌学吾的嘱咐给大家烧咖啡。等到大家回来时，屋内已溢满了咖啡的香气，这时人人脸上都露出了笑容。

到新加坡的第一个星期天，二人睡了个懒觉，日上三竿才起床。到外面吃了早餐回来已是十点多钟了。

天气晴朗，碧空如洗，点缀着几片白云。外面蝉叫，偶有阵阵微风。由于昨晚刚下过雨，空气格外清新。初到此地，自然是想看看这

里的世界。二人商议一番，决定去圣陶沙，据说那是一个海滨岛屿，狮城著名的游览胜地。

圣陶沙果然是好去处，蔚蓝的海水平静、恬和，微波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白光。白色的沙滩平坦而柔软。在离海边几米远的地方，有绿色的草坪，草坪上有一排排的有着巨大伞状叶子的棕榈树和高大的椰子树，树上结满了椰子，叶子在微风吹拂下轻轻地摇曳，显示出热带海滨独有的特色。

躺在树阴遮蔽下的草丛中休息，望着天边的白云和蓝色的海面。微风吹过面颊 赶走酷热 使人感到一种心灵的宁静和恬然 让人忘记尘世的烦恼。

两人休息了一阵，下水去游泳。这里海面风平浪静，海底沙滩平坦而又柔软。两人一口气游了半个多小时，觉得有些累了，爬上岸来。

他们又游览了几个景点，尽兴而归。

他乡，也很美好。

二 迷 惘

次日 星期一。

其他人喝完茶，都上船工作去了，办公室里只有凌学吾、林枫、张辛三人。这时 外面进来一人 小个子 秃顶、三角眼 约五十岁，皮肤保养得很好。

凌学吾起身介绍：“这位就是我们的老板 曾先生。”

二人听说，忙起身致意。

曾志发象征性地点了点头，一脸的严肃，他用眼光上下打量着二人，那眼光很锐利，似乎要看透二人的心。看得二人发窘，才问：“你们两人来了之后做了些什么？”

“凌先生安排我们看图纸。”二人齐声道。

“那你们给我解释一下你们看的图纸。”曾志发拿起放在张辛面前的图纸 翻了几页 对张辛说：“你先说。”

凌学吾交待二人看图纸只是为了等待曾志发回来做安排，并未规定二人要看多少及看到什么样的程度。二人也知道是这么回事 所以张辛未认真看。曾志发这一问 他有些慌乱 回答了两个问题 要么不敢确定 要么不对。

曾志发显见不悦 转向林枫道：“你讲讲。”

林枫对着图纸讲了一遍。曾志发听后，脸上露出了笑容，对张辛却露出不屑的神色。

曾志发走后，二人都松了一口气。

晚上 张辛躺在床上对林枫道：“看来老板对你印象挺好 我第一次就没有弄好。”说着 叹了口气。

林枫道：“这算什么 看来我们的老板不是个容易相处的人物，今天为了这点小事，对你的印象不好，明天就会为了另外一件小事对我不满意，谁能保证每件事情都做得十全十美？”

张辛道：“这倒也是 看来今后我们两个的日子要难过了。”

林枫说：“管他呢，我们总是尽自己的能力做，做不到也没办法。”

两人议论一番 心事重重 又胡乱看了会儿电视 睡了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两人看曾志发交待的图纸。

这天，其他人都上船了，只有林枫与张辛二人在办公室里看图纸。由于工作靴不透气 张辛把靴子脱了 脚放在靴上。恰巧曾志发进来看到 大为不悦 斥道：“这像什么样子 你以为这里是自己家吗？”

张辛面红耳赤，窘在那里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“像你们这样能干什么事？让你们看图纸，都不正正经经坐着看。”

林枫觉得委屈，自己无过，却被一道训斥。

曾志发又道：“别人都上船做工 让你们在办公室看图纸。你们不在屋里好好坐着，经常到外边和中国工人谈天。你们以为我不知道？”

二人心下诧异，他们到外面与在车间干活的中国工人小蔡、小张谈话的次数并不多，且多是看他们做工，学习一些实践知识，或是茶休时间讲几句话。从未给老板看见过，老板居然知道，一定是有人打小报告。

曾志发发了好一通脾气，方才丢下呆立一边的二人，自顾离去。

回到家里，二人垂头丧气，在国内，二人还从未受到过这么严厉的训斥。

“这么点小事值得发脾气吗 告诉我们以后注意不就行了？”张辛委屈地说。

“真窝囊。老板把训人不当回事。”林枫愤慨道。

“以后我们可得小心点，我们随便和小蔡他们说了几句话，就给老板知道了。这地方有人背地打小报告。”张辛说。

“谁会打小报告呢？”林枫问。

张辛说：“小蔡告诉我 让我们留心孙石和杨四 说他们两个挺坏 喜欢训人 又喜欢打小报告 对他们要多加小心。”

林枫把部门所有的人脑子里过了一遍，说：“大概就是这两个人了。”

张辛不无担忧地道：“这倒够麻烦的，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。”

林枫沉思地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恐怕老板也需要这样的人 不然的话，他不能经常到车间或船上走动，怎么了解下面的情况？”

张辛道：“怪不得这两个人提得比别人快。除了凌学吾外 就是他们两个职位高了。早知道是这个鬼样子，我就不来了，这日子不知怎么过下去。”

林枫开导道：“还是先看一阵子再说吧。也许时间长了会好些。再说 现在想那么多也没用 倒是要多长点眼睛 多留点心 不要让他们抓住什么把柄。”

这是一片海湾，亚南船厂的船坞就建在这片港湾中。

张、林二人站在船头 望着远方的景色。清晨 薄雾还未散去。远远望去 湛蓝的天空好像披了一层轻纱，一轮红日冉冉升起 正放射着它的光芒，驱散晨雾。

海水由近及远 由淡绿转成淡蓝 及至远方 水天一色。对面可望得见群岛笼罩在一片苍翠的林木之中。很美的景色。

可惜此刻二人无心赏景。二人上船已半个多月了，这半个多月在船上摸爬滚打，尝尽了酸甜苦辣。

首先，气候不适应。新加坡一年四季都是夏季，温度在 24℃ ~ 35℃之间。每天骄阳似火，晒在船体钢板上，发出灼人的热。船舱里面更是闷热。人进去一会儿就汗透衣裳。大家开玩笑说我们是每天桑拿浴。

其次，工作不适应。过去在研究所，工作在室内，工作时间也有弹性。现在绝大部分时间要在现场工作，回办公室多了，老板的脸色不好看。船上的工作环境不好，船体建造阶段，烟雾弥漫，晚上睡一觉起来，喉咙都是痛的。虽然不需要干活，每天站下来、走下来，腿酸得要命，回到家里，只想躺着，不想动。

除此之外，精神上的压力更大，人际关系也不适应。工期紧，曾志发一天到晚板着脸，不知谁倒霉给他抓住训一顿，训得你晚上连饭也吃不下。大家开玩笑说：“大概昨天晚上老板的老婆没让上床，到公司来对我们发脾气。”

孙石、杨四之流也动辄找茬儿，打小报告，这种谨小慎微的日子不好过。林枫、张辛二人来后，老板在某些场合表现出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重视，激起了他们的嫉妒，他们把林、张看成是异己和潜在的竞争对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林枫和张辛不得不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。

这日，曾志发将张辛叫来说：“今天你带小蔡去装流量传感器，这个系统要先装好，进行测试。”

到点名时，张辛发现小蔡不在，一问，才知小蔡今日去看医生了。他等到九点半，仍未见小蔡回来，料想小蔡拿到了医生的病假单，回家去了。他正准备一个人上船，曾志发来了，见张辛仍未上船，不禁冒火：“你为什么还不上船，这条船已经拖期了，大家都在努力做，你却在这里磨磨蹭蹭。”

张辛解释道：“小蔡上医院去了 我等他等到现在 还没回来。”

曾志发道：“他不回来 难道这工作就不做了 称不会要别人去做？”

张辛刚来，对这里的运作方式还不甚了解，他不知道可以另外要人。他想 别的人都已安排了工作 我问谁要去 于是说：“要人？问谁要？”

他本来是不知，但一种疑问的口气，在曾志发的耳中，听起来却带有顶撞的意味，于是火更大了，说：“问谁要你都不知道 你是干什么来的？”

张辛委屈地说：“我是不知道嘛。”

“不知道你不会问别人？”这曾老板有个毛病，当他训人的时候 不喜欢人家还嘴 甚至不喜欢人家解释 越解释他火气越大。在这里呆的时间长的人都知道他这脾气，每逢此时，或是唯唯诺诺，或是一言不发，挺一阵子也就过去了。

张辛刚来，哪知道老板有这脾气，他拼命地解释，却越解释越糟，弄得曾志发火冒三丈。到此时，他也意识到，解释是没有用的，只好一言不发，站在那里大大地挨了一通训。

下了班 林枫和张辛站在那里等厂车 遇到郑忆。她来自羊城，在设计部工作。

三人站到一起，张辛满腹的怨气和牢骚就发了出来。他讲了自己这两天的经历 接着抱怨说：“在这里工作 三天两头挨训 真窝囊。”

林枫另有一番感触：“我们在国内都在研究所工作，到这里来不让我们搞设计，却让我们做督工。”

郑忆道：“你们可以到人事部要求换工作。”她来的时间长 情况熟悉些。

“可以吗？”林枫问，“我们刚来 还没想到这一层。”

“不一定成功 但可以试一下。”郑忆说。

“那倒要试一下了。”林枫二人齐声说，“如果让我们到设计部工作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郑忆说：“设计部也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好，工作紧张，压力大，有时工作量太大，做不完，也要挨训，有委屈只好往肚子里咽。晚上回到家，那份孤独也难熬。”她结了婚，丈夫仍在国内。

“各人有各人的难处。”林枫叹道。

晚上，林、张二人久久不能入睡，想着各自的心思。

林枫先开口道：“人也真奇怪，在国内时，抱怨脑体倒挂，抱怨收入少，以为一到国外就好了，可一到国外，又有许多的不满意，许多的埋怨。”

张辛道：“在新加坡，虽然钱赚多了，可花销也大了，又做自己不喜欢的，工作，要看人家的脸色，得不偿失。”

“看来人是没什么，想什么。”林枫接道，“没钱时想钱，等有了钱赚，又觉得有一个自己喜欢的有意义的工作很重要，社会地位很重要，乡情很重要，所以人的一生总是不满足。”

张辛说：“我记得哪本杂志上说，快乐和欲望成反比，欲望越多，快乐越少。人还是贵在适意，不要对自己期望太高，也不要太受社会上价值观的影响，自己想要什么就做什么。”

可是人究竟想要什么呢？什么是最重要的？人生究竟应该追求什么？

出了国似乎对这些问题更加困惑，更加迷惘了。觉得自己像一叶小舟，漂浮在茫茫的大海上，四周一片漆黑，没有星光，没有月光，也没有引路的灯塔，不知自己将要漂向何方。

张辛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我真有些想家了。”

林枫说：“我也是。”

两人都默不作声了，都在想自己的妻子儿女、父母兄弟、亲朋好友，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和氛围，许许多多……

没有出过国的人，很难真正体会到祖国二字的含义。虽然你在

国内时 可以有很多的怨言 很多的不尽如人意 人一到了国外 这些可能都会成为你留恋的东西。

想着 想着 不知何时 两人都进入了梦乡。

三 回 归

五一国际劳动节新加坡放假一天，第二天是星期日，连续两天休息。林枫想约张辛一道出去玩，可是张辛五月一日上午出去后就一直没回来，连晚上也没回来睡。

五月二日晚上，张辛才回来，两个人坐在厅里，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着。

张辛好像有什么心事，不像平时回来总是喜欢把自己一天的见闻主动讲给林枫听。这回却是问一句答一句，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。

聊了一阵，两人各自洗了澡，躺在床上，张辛两眼瞪着天花板发呆。

到了十点多钟，张辛从床上爬了起来，来到林枫的床边，看着他，欲言又止。林枫见他如此情形，问道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张辛怔了怔，似是下了很大的决心道：“我决定回国去了。”

林枫一愣，随即劝道：“为什么？我们才刚刚来，什么都还没开始，怎么就想走了？”

张辛道：“我考虑过了，觉得在这里干实在没有意思，这份工作完全不适合我，老板又这么凶，一点不近人情。与其在这里做苦工、受气，不如回国自己当老板。”

林枫说：“即使你想自己当老板，等半年后你可以申请 PR (permanent resident 永久居民)，拿到 PR 后你可以利用这个身份，中国、新加坡两边跑跑，做生意不是更方便？”

“这一点我考虑过了，张辛说；在新加坡做生意 或者市场方面的工作，一定要英文好才行，我的英文不好；再说申请 PR 要半年以后，批下来起码也要三四个月，那是十个月以后的事了。我觉得在这里多呆一天也难以忍受，你看老板那个凶神恶煞的样子。

林枫说：“老板凶，也不会每天训你，他说得有理，你就听听，说得没理，你就这个耳朵进，那个耳朵出。他还吃了你不成。

张辛说：“可是看着他那副样子我总是觉得有很大压力，有时甚至有毛骨悚然的感觉。

林枫笑了：“我看我们刚来，老板想吓唬吓唬我们，让我们服他，为他卖命，以后可能会好些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老板不怎么样，也不明智。对工人或许能靠压迫多做点工，我们是高级职员，工作也无法用简单的标准衡量，尽心不尽心可差很多。

张辛一拍床沿说：“就是，这老板自以为聪明，其实很笨。

林枫又道：“不过照我看，你至少应该再忍耐半年多，看看 PR 申请结果，那时你在这里呆了半年多，体会深，也全面，可以作出明确的选择。现在就走，我总觉得有些草率。

张辛沉吟了一阵，说：“你说得不是没有道理，但我已经买了明天的机票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本来我不打算和你讲，因为如果你知道，不向公司反映是欺骗公司，向公司讲，对我不利。公司知道这件事可能会阻止我回去，要我赔钱。我们同公司的合同上规定如果不按合同为公司服务满三年，要赔五千元。所以我准备悄悄走掉算了。

他喝了一口茶，接着道：“如果我不和你说，你肯定要怪我，我们一道来又共患难过，走了连声招呼都不打，太不够意思了。我看你不像是会出卖朋友的人，想来想去，这么晚了才告诉你。这事你知道就行了，和任何人都不要讲，万一让公司知道你知情不举，对你不利。

林枫道：“这你放心，我不会出卖你，也会保护自己，我和任何

人都不会说，就当没这回事。”

张辛道：“这我就放心了。”

林枫说：“这样不辞而别是不是不太好？”

张辛说：“我也不愿意这样，但我没有别的路可走。我干了两个月，除去开销，所剩无几，来时的经纪费没有还不说，还要买机票，哪有钱赔给公司？”

他停了停又道：“这个合同根本就是不合理的。我不想干了，要走，还要赔给他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”

林枫说：“不合理是不合理，可是我们签了这个合同。”

张辛说：“总之，我没钱赔给他，也不想找麻烦，还是一走了之。”

林枫不解地望着张辛，他希望能说服他，他是真心诚意地为他好，他不希望张辛只为一时冲动，而影响将来。

于是他又劝道：“你再考虑考虑，机票买了还可以退，不要一时冲动作出决定。”

张辛拿出了一包烟，来新加坡之后，由于烟价昂贵，两人都很少抽烟。他给林枫一枝，自己点燃了一枝，吸了一口，烟雾慢慢地上升，然后在房间里弥漫开来，他的眼睛透过烟雾，变得迷蒙起来。

“我虽然来的时间不长，但这次也并非冲动。来了后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，我曾经去找过人事部，说我不适合这份工作，希望考虑我的情况，让我去设计部。”

林枫问：“人事部怎样说？”

“人事部不同意，说是如果大家都要换工作，公司很难安排。”张辛说：“第二次，我又去找他们，说你可以去找你老板，如果他同意，我们会为你办手续。”

“那你和老板说了没有？”林枫问。

张辛说：“没有，我哪敢说，没事他还会找出毛病来训你，你要求调转，根本就没希望。”

林枫道：“至少你应该试一试，最多是给他多训一次。成功了，自然最好不过；不成功，你再考虑走不迟。”

张辛连连摇头：“没希望，没希望，他能让我走，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”他接着道：“另外，我也往远处考虑过了，工作不好，老板不好，这还是暂时的。但新加坡的工作语言是英语，英语不好，你就只能做很具体的工作，永远是个打工仔。我认为，我在做生意方面还行，既然如此，不如早些回去，开始自己的事业。”

林枫没有想到，张辛平时很随便的样子，想得还很深。

每个人都比别人更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，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。

两个人谈了好多，到新加坡以来两人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讲了这么多话，心与心的距离陡然拉近了。

已经是深夜两点钟了，夜色更浓。

吹来的风依然是灼热的，湿润的，这是张辛在新加坡的最后一夜，明天他将离开这里，回到祖国的怀抱，他有几分兴奋，几分失落，不管怎样，这是他自己的选择。

人生往往是这样，未得到的和失去的，才是最宝贵的。

在国内有很好的工作，有亲人团聚，朋友相聚，可是没有钱。这时你会觉得钱是最主要的，有了钱你才可以享受生活。

于是钱成了生活中的第一需要——在中国八九十年代掀起的出国热潮中，有谁能够否认，出国对大多数人来说，赚钱是主要目的呢？

然而当你到了国外，赚的钱多了，每月的薪水是原来的几倍甚至十几倍，你却远离了祖国，远离了亲人，远离了你原来的生活氛围。因为你是外国人，你是来自比这个国家贫穷的国度，而要忍受别人的白眼。在这时，原来存在于生活中的被忽视的东西，却显得重要起来，祖国、故土、亲情、友情、自尊、人格、平等、舒适的生活，失去或减弱这些去换取金钱是否值得？暂时地牺牲这些，换取

一笔财富，得到有益的历练，开阔自己的眼界值不值得，谁也不知道。于是就有了各自的选择。林枫和张辛在这样的选择面前分道扬镳了。

夜深了 雾气更重 已近黎明。

林枫说：“我去机场送你吧。”

“不必了，”张辛道，“如果我走的这天 你没有上工 公司可能会怀疑你知情不报。你照常上工，这样可以避开嫌疑。”

“这样也好，”林枫考虑了片刻说，“公司方面有什么举动 我会及时通消息给你。”

清晨，一阵铃响 把林枫从睡梦中惊醒 昨夜睡得太晚 倦意未消，眼里布满了血丝。他忙起来刷牙洗脸。这时，张辛也起来了。

两人互道珍重，然后相互紧紧地按住对方的肩膀，说不出话来。

两人心里都祝福自己，也祝福朋友有美好的明天，眼睛都有些湿润了。

林枫重重地拍着张辛的肩膀道：“多保重！”

张辛道：“多保重！”

林枫蓦地转身开门走人仍有夜色的黎明之中。

张辛走后这几天，曾志发如热锅上的蚂蚁，一天几次向林枫问张辛的去向，人事部经理李滔也找他问话。张辛出走这件事在亚南传得沸沸扬扬，许多人来问林枫，他只说不知道。

这天，曾志发叫住林枫，告诉他说：“我们已经有了张辛的消息，他回上海了。”

“哦。”林枫极力想做出一副惊讶的样子 却做不出来 只好补了一句，“我猜想他很有可能是回上海了。”

“公司人事部通过上海的中介公司 才找到他。”曾志发并未留意林枫的神情 自顾自说下去，“上海的公司问他为什么不做了 他